

· 社会理论译丛 ·

理论与实践

栽深网蔡世孕翻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 著
郭官义 李 黎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杂书造书蔡世孕翻

理论与实践 (裁桑德森/尤尔根·哈贝马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尤尔根·哈贝马斯) · 社会理论译丛 ·

著 者 轲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尤尔根·哈贝马斯/尤尔根·哈贝马斯
译 者 轲 郭官义 李 黎

出 版 人 轲 谢寿光
出 版 者 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轲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5 号
邮政编码 轲 100029
网 址 轲 100029
责任部门 轲 编辑中心
责任编辑 轲 章绍武
责任校对 轲 杨蔚琴 闫晓琦
责任印制 轲 同 非

总 经 销 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经 销 轲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轲 客户服务中心
法律顾问 轲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排 版 轲 东远先行彩色图文中心
印 刷 轲 北京增富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轲 16 开
印 张 轲 16 张
字 数 轲 16 万字
版 次 轲 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轲 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轲 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著作权合 轲 图字 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同登记号 轲 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轲 16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论与实践 / (德) 尤尔根·哈贝马斯著 ; 郭官义, 李黎译. 援-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社会理论译丛》

陈星原译

I. 理… II. ①尤…②郭…③李… III. ①理论—关系—实践
IV. ①B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000000 号

译 者 的 话

哈贝马斯教授是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生平和创作生涯，我在他的名著《认识与兴趣》中文版的译者前言（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年）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中文版的译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中，都做了简要介绍，这里不再重述。

《理论与实践》中的文章问世于 40 年前，是哈贝马斯先生早期的一部重要著作。全书 12 篇文章中虽然没有一篇是专题阐述理论与实践的，但每一篇都贯穿着他对理论的由来以及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有的侧重于社会科学史，有的则侧重于批判当时西方某些共产党，尤其是原苏联和东欧诸多执政党教条主义地宣传和贯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情况。因此在其出版后的那些年里，常被东、西方理论家们所引用，成了或被赞许或遭谴责的一本书。

哈贝马斯从社会科学史的角度阐述说，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在人们的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时期，在人们只是为个人或一群人的饱暖而奔忙的阶段，并没有什么理论不理论。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人们在考虑怎样更好地来控制自然、占有自然，使其更有效地为自己的生活服务时，没有

理论的情况才发生了变化^①。这就是说，理论产生于实践，是根据实践的需要而后形成的。“理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掉实践”，理论的这种后来性，决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②。

哈贝马斯认为，理论的任务就是既研究旨在控制自然、占有自然的社会实践（因为社会实践使人们认识社会的组成有了可能），又研究旨在彻底改变现存制度的政治实践^③。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里，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向它的接受者解释他们在对抗性社会制度中所具有的地位，以及解释他们在这种状况中客观上能够意识到的诸种利益就是他们自身的诸种利益”^④。

哈贝马斯把来自实践的理论，尤其是正确的理论视为社会进步的“一种必要的催化要素”^⑤；理论不仅能给人们的行为指明方向，还能影响他们的历史活动的联系，并且也给人类能够客观地反思自己的历史提供诸种条件。因此，人类在控制自然和占有自然的实践过程中，“理论作为工业发展的一种生产力，它改变着人的生活基础”^⑥。

“理论对行为的指导，必须产生于它对世界所作的科学说明”^⑦。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实践中提出的理论，不是金科玉律，不能被神圣化；它要经受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的检验；实践和经验可以驳倒理论；理论可以被证伪。理论必须放下手里拿着解释

① 参阅《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66页；中文版，第63页。

② 参阅《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146、156页；中文版，第158页。

③ 参阅《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10页；中文版，第2页。

④ 参阅《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38页；中文版，第34页。

⑤ 参阅《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9页；中文版，第2页。

⑥ 参阅《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308页；中文版，第329页。

⑦ 参阅《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387页；中文版，第387页。

世界的钥匙的架势^①；而且，理论只有在科学工作者自由地进行理论对话的前提下才能发展，“经不起科学对话检验的理论，当然必定被抛弃”^②。

在进一步阐述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时，他结合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发展的实际状况，对马克思在 19 世纪提出的某些理论，例如阶级意识，尤其是革命的意识理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阶级意识理论，尤其是革命的阶级意识理论，产生于当时资本主义的实际发展状况，是一种正确的理论；它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曾经掌握了群众，变成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它是一种革命的理论。然而，到了 20 世纪中叶，工业发达国家中的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同 19 世纪中叶工人的生活状况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今天，在工业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有了保障。在这里，代表个体工人直接利益的工会组织，证明自己比在阶级斗争中代表工人利益的政治组织更有效。统治也没有了在雇佣劳动契约中所确立的权力关系的赤裸裸的表现。在这里，“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自行消失了……阶级意识，尤其是革命的意识，今天，即使在工人阶级的核心阶层中也难以得到确认”，总之，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任何革命的理论都失去了它的接受人”^③。

此外他也认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根本没有考虑到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资本主义的危机不仅能决定无产阶级决心进行革命，而且也能决定资本家决心防止革命，即决心改革管理和发展经济的过程，并且为了维护自己的存在，也把合理的要素引

① 参阅哈贝马斯：《再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载《哈贝马斯在华讲演集》，人民出版社，2002，第 140 页。

② 《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 39、42 页；中文版，第 39 页。

③ 《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 228、229 页；中文版，第 240～241 页。

入资本主义自身；事实是，以改进管理为目的的资本主义经济学所提出的对付和预防资本主义危机的种种办法，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中产生了效力，大大地完善了资本主义社会^①。

《理论与实践》一书，正如哈贝马斯先生在为该书中文版的前言中所说的，是“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②对西方某些学者，其中也包括资本主义国家某些共产党人理论家认识和探讨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概述。因此，《理论与实践》是系统和全面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和当今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新马克思主义，是了解哈贝马斯这位哲学大师思想发展旅程和基本观点的一本重要著作。

译 者

2003 年 4 月 30 日于北京

① 参阅《理论与实践》，德文版，第 451 页；中文版，第 493 页。

② 见哈贝马斯为《理论与实践》中文版所写的前言。

致中国读者

——《理论与实践》中文版前言

本书收集了我 60 年代初所写的文章。这些文章立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当时，我作为阿多尔诺（Th. W. Adorno）的助手，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了 3 年，并于 1961 年在海德堡大学接受了我的第一个教授职务。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卡尔·洛维特（Karl Löwith）聘请我到那儿工作。40 年后，当人们回过头去看早先的文章时，自然会与这些文章有某种距离。无疑，我的政治激情，今天已不再像当年那样旺盛。但是，当时指导我工作的思想却没有变。

诚然，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随着向全球化的推进，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并且，再一次加强了社会的整合性。即使世界性的社会的特殊的整合性，内含着全力地反抗政治形态的诸种协同尝试，但民主和人权却始终是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文明化的诸种力量的惟一指导方向。

尤尔根·哈贝马斯

2003 年 3 月 26 日于慕尼黑郊区 Starnberg

新 版 前 言

在本书第二版的一个注释中，我曾经指出，要想使一本论文集达到一种“最新水平”是很难做到的。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这次也不考虑更改原文；我只做了某些文风上的和事实的删减和校正。在注释中，我补充了许多最重要的文献与资料。自那以来我所写的、从论题上看与这一研究进程相一致的四篇文章，被收入这本书中，而包括在前三版附录中的论述布洛赫（E. Bloch）和洛维特（K. Löwith）的那两篇相互关联的文章，则被收入到《哲学的和政治的形象》（Philosophisch-politische Profile）一书中（Suhrkamp 出版社，1971 年版）。

在通读原文时我意识到：对「理论与实践的」*¹ 讨论，特别是关于下面两个问题的讨论，已经超过了 1963 年的情况。这就是：由陶伊尼森（M. Theunissen）提出的、涉及黑格尔的理论与实践的讨论，以及关于马克思的价值学说和危机理论的基本原理的讨论。然而，对这两个问题的讨论却始终没有得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而价值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富有经验内涵的分析的基本假设却要求对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对这两个问题，我

* 为了弥补中文和德文在语意和习惯上的差距，有时我们不得不增添几个字。凡属增添的字句，我们都用〔 〕标明，下同。——译者注

暂且 (en passant) 还不能深入地讨论。另一方面，我想至少要提纲挈领地说明我今天如何看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这些考虑在
为新版所写的导论中都得到了表述。

尤·哈贝马斯

1971 年 6 月于法兰克福（美国）

目

录

译者的话	I
致中国读者	
——《理论与实践》中文版前言	尤尔根·哈贝马斯 V
新版前言 (1971)	VI
第一版前言 (1963)	VIII
新版导论	1
一 古典的政治学说与社会哲学的关系	42
二 自然法与革命	86
三 黑格尔对法国革命的批评	127
四 黑格尔的政治论文	149
五 向唯物主义过渡的辩证的唯心主义	
——从谢林的上帝观念的收缩中得出的	
历史哲学结论	175
六 介于哲学与科学之间：作为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239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七 社会学的批判任务和守旧使命	310
八 独断论、理性与决断 ——科学化文明世界中的理论与实践	328
九 科技进步的实践后果	357
十 院校教育的社会变迁	380
十一 高校的民主化就是科学的政治化？	397
附录 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讨论综述（1957）	406
说 明	492
重要名词、术语索引	494
重要人名索引	509

第一版前言

本书的主要部分包括我在最近三年里出于不同的原因所撰写的七篇文章。这些文章的相互联系，也使人们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我所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本身必然在书中得到证实。

这些文章提出的是一种入门性的要求；我把这些文章看成是对社会科学中理论与实践关系系统探讨的历史的早期研究（historische Vorstudien）。

对奥托·格律特斯（Otto Grüters）先生对本书提出的友好建议与修改，我在这里深表谢意。

尤·哈贝马斯

1963 年夏季于海德堡大学

新版导论

在试图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时的某些困难

在《理论与实践》第一版前言中，我曾表示要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进行系统研究。后来停了下来。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一直没有考虑这个论题；相反，我在这期间发表的著作都说明这个论题始终萦绕在我的脑际。《理论与实践》新版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用（必要的和点滴的）回顾来证实我长期以来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在思考这一论题的。

理论与实践

收集在本书中的那些侧重于历史的文章，应该展现一种用实践的意图所设想的社会理论观念，并且应该把这种社会理论的性质与其他渊源的理论划清界限。我们首先在马克思那里看到的、业已形成的那种社会理论的明显特征是：理论从两方面看是反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想要全面地说明社会进化，因此这种说明既涉及理论本身的形成联系，同时也涉及理论本身的运用联系。理论

给类的历史的自我反思客观上成为可能提供了诸种条件；同时，理论也点明了能够借助于理论解释自身和解释自身在历史进程中扮演的潜在的解放角色的接受者。理论随着对自身形成过程中的联系（Entstehungszusammenhang）的反思和对它所预期的运用过程中联系的反思（Verwendungszusammenhang）把自己理解成它所分析的那种社会的生活联系的一种必要的催化要素；这就是说，理论把社会生活的联系作为一种构成整体的强制性联系（ein integraler Zwangszusammenhang）来分析，并且认为这种联系是可以废弃的。

因此，理论研究的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双重关系：它一方面研究全局利益（Interessenlage）的历史结构联系（Konstitutions-zusammenhang）（理论仿佛也通过种种认识活动从属于全局利益）；另一方面也研究历史活动的联系（Aktionszusammenhang），理论可以通过给行为指明方向（handlungsorientierend）来影响历史活动的联系。这就是说，理论一方面研究社会实践（社会实践作为社会的综合，使认识有了可能）；另一方面，又研究政治实践（政治实践自觉提出的目标是彻底改变现有的制度体系）（Institutionssystem）。批判「的社会哲学」通过理论对自身形成过程中的联系的反思有别于科学和哲学。科学不考虑结构联系；它客观主义地去对待自己的对象领域（Gegenstandsbereich）；哲学则相反，它太相信自己的起源；它用本体论的观点把自身的起源视作根基（das Erste）。批判「的社会哲学」通过理论对自身运用过程中的联系的预测，区别于霍克海默（Horkheimer）所说的传统理论。批判「的社会哲学」认为，它的公认的要求（Geltungsanspruch）只能在成功的启蒙过程中，也就是说，只能在有关人员的实际对话中得到兑现。批判「的社会哲学」拒绝人们以独白方式建立的理论的苦思冥想出来的要求，并且认为，迄今为止的哲学，尽管它也提出过自己的要求，但

却带有苦思冥想的性质^①。

当然，我的这些定见并没有在本书中加以系统发挥，而是在联系到历史上出现的这类问题（Problemgeschichte）时加以表述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对实践与技术的区分，成了这类问题的主线。与古典的自然法理论相反，近代社会哲学只是以脱离实践哲学的经验联系为代价，它要求自身具有竞争能力和严格科学态度的性质：蜕变为独白式的社会哲学不能真正地同实践发生联系，更多的是受社会技术的宣传品（sozialtechnische Empfehlungen）操纵，是同目的理性的行动（zweckrationales Handeln）发生联系的。从这方面看，历史唯物主义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以实践的意图拟定的社会理论；这种理论避免了传统政治和近代社会哲学的互补的缺陷，所以它把科学性的要求同一种与实践相关的理论结构相联系。我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①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中科学、政治和公众舆论（öffentliche Meinung）的关系的经验上；②从认识与兴趣的认识论方面；③从肩负批判使命的社会理论的方法论方面来解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公众社会

技术问题着眼于在既定的目的（价值和准则）的情况下手段的目的理性的组织，以及在不同的手段之间的理性选择。相反，实践问题着眼于规范，特别是行为规范的接受或拒绝（我们可以据理支持或反对行为规范的公认的要求）。按其结构用来解释实践问题的那些理论，是以深入探讨交往行动为目标的。

^① 参阅我的论文《为什么还要哲学？》，载《哲学的和政治的形象》，法兰克福，1971。

在这些理论框架中获得的种种解释，当然不是直接作为行为定向（Handlungsorientierungen）起作用。确切地说，这些解释是在反思的意志形成的治疗联系中获得合法价值的。因此，只有当实际对话的制度上的条件在广大公民中得到满足时，这些解释才能转化为富有政治成效的启蒙过程。否则种种限制性的强制，即制度结构中设置的种种交往限制，本身就是一个理论上需要说明的问题，就我们自身的社会制度而言，这个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详细说明。

a) 我在《大学生与政治》^①的导论中以及在关于《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②的研究中，曾对资本主义发展同自由的公众社会（liberale Öffentlichkeit）的产生及消亡的历史关系做过分析。一方面，促使统治解体的对话的意志形成的构想，首次在资产阶级的统治国家的政治制度中，被有效地制度化了；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绝对令律同民主化的意志形成进程的要求的不相容状况也表现了出来。〔在资本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公众性（Publizität）的原则在有教养、有理智和有艺术鉴赏力的平民百姓组成的公众（Publikum）基础上和在资产阶级的新闻媒体中得到了贯彻，并且在统治国家机关处理事务的方法中被确立下来；最初，这一原则的明显的功能是对专制国家的那种见不得人的活动进行批评。〔在 19 世纪下半叶〕这一原则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它要达到的目的是显示〔政党的力量〕并被〔政党所〕操纵。今天，愈来愈严密的电子大众媒体网络（尽管它从技术上讲显示着一种潜在的解放力量）的组织形式，与其说是让国家和社会的监督服从于一种分散的、便于交流的和排除了任何限制的对话方式的形成，不如说是监督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对统治者的〕

① Neuwied, 1961, 1969 第 3 版：关于政治参与的概念，第 11～56 页。

② Neuwied, 1962, 1971 第 5 版。